跋履

探访“文昌故里”

□ 侯军

“举步常看虫蚁，禁火莫烧山林。”这是我收藏的一方印章的印文。2013年前后，我曾醉心于“集印为诗”，把家里各个时期收存篋中的新旧印章，统统翻腾出来，打出印蜕，排序释文，以备作诗之用——印文乃是创作集印诗的“原材料”，就好像盖房子准备砂石砖瓦一样。而这方印章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考证这个印文的渊源时，我发现这两句话是出自大名鼎鼎的《阴骘文》。《阴骘文》的全称应该是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。那么，“文昌帝君”又是何方神圣呢？查找资料得知，这位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位大神，主司天下文运利禄，千百年来，都是读书人的偶像和保护神。而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宫，更成了历代学子们祈盼学业有成、谋取功名的神圣殿堂。

对文昌帝君的崇拜，折射出中华文化中崇文心理的深层基因；而对文昌帝君原型人物的探源，则是众说纷纭，扑朔迷离，很多传说充满了神异色彩，亦真亦幻，云山雾罩。不过，在这些传说中比较一致的说法是：文昌帝君本名张亚子，生于西晋太康八年（公元287年）二月初三，出生地就在今四川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金山。传说中，他为避母仇，举家迁来七曲山，一生行善治病，深受百姓爱戴，死后被梓潼百姓奉为梓潼神，供奉在七曲山大庙。

由此看来，张亚子本是一个靠行善医而被民众供奉的一个地方小神。然而，在道教和历代文人的大力推崇下，唐宋元明清，先后有九个帝王给他加封各种名爵，致使本属地方的梓潼神，逐渐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，逐渐演变成了文昌帝君，张亚子也从一个蜀地民间神祇，一跃成为天下共祀，专司功名、文运、利禄的文昌大帝。

七曲山梓潼大庙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，乃是道教主流全真派“圣地”，也是文昌帝君的祖庭，故而被称为“帝乡”，可谓声名显赫，世人皆知，现已由国家定为AAAA级景区，自然是香火旺盛，游人如织。相形之下，作为张亚子出生地的凉山州越西县，反倒显得门庭冷落，鲜为人知——譬如，身为文人的我，在来到越西之前，对这个“文昌故里”就一无所知。

这也难怪，凉山州实在太偏远了，蜀道艰难，山高路险，千百年来几乎与世隔绝。若不是2022年修通了铁路，开通了动车，我们这些外乡人想要进入这个彝族核心聚居区，真是“难于上青天”。张亚子的出生地隐于崇山峻岭深处，虽贵为“文昌故里”，却其名不彰，亦良有以也。

不过，张亚子的家乡人却一直把这位文昌帝君引为骄傲，在地方文献中多有提及：如在《越西厅志》中就明确记载：“张亚子晋太康八年二月初三，七十一化降生在中所芦林沟张老夫家中。字雾夫，后勤学苦练，羽化成神。”在《文昌本传》中，记载着在越西金山上，曾留有“上马石”“下马石”“紫府飞霞洞”等“文昌胜迹”。在越西民间更流传着诸多文昌帝君的传奇故事。

我此次到越西，是来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理论研讨会暨越西采访调研活动的。抵达越西之后，我立即在“文昌故里，水韵越西”的《行程指南》中，读到了有关“文昌故里”的简单介绍和行程安排，不禁心中暗喜。依照行程安排，9月25日下午，我跟随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，驱车前往中所镇的“文昌故里”，探访这位降生于1700多年前的“文曲星君”。

步入金山山下的林径，首先令人惊艳的是此地河水之清澈，湛蓝中泛着青绿，哗啦啦奔流不息，仿若大自然奏响的山水清音。通往山中的道路显然经过精心的修整，宽敞、平缓而洁净。道路左侧是奔流的河，右侧则是静穆的山。山坡上长满了高耸入云的杉树，整齐排列，密密匝匝，几乎把所有光线都“屏蔽”了，显得深不可测。我们问当地陪同的彝族姑娘：“你进过这片树林吗？”她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林子里太黑了，我害怕！”望着那深林幽暗处，我心中暗忖：这样的景致，不正是人们心目中的神仙居所吗？

行进间，发现前面矗立着一面浮雕高墙，近前观看，原来金黄色的浮雕墙上，镌刻着文昌帝君的一生行迹和功德，而且全文镌刻着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。这使我顿时体味到一种遥远的亲近，我立即逐字逐句地重读这篇有名的“劝善名文”——对这篇《阴骘文》，我因一枚印章而初识其句；进而寻得全文，吟诵再三；此后，又购得一幅清代士子手录的小楷横幅，定制镜框，悬挂于壁，朝夕欣赏，韵味无穷——如今，在文昌帝君的诞生之地，蓦然与这篇名文重逢，那感觉确实非同一般，或许可以说，那是一种神圣感不由得洋溢心中。

哦，我又读到了那段熟悉的文字：“举步常看虫蚁，禁火莫烧山林。勿登山而网禽鸟，勿临水而毒鱼虾。勿宰耕牛，勿弃字纸。勿谋人之财产，勿妒人之技能。勿淫人之妻女，勿唆人之争讼。勿坏人之名利，勿破人之婚姻。勿因私仇，使人兄弟不和。勿因小利，使人父子不睦。勿倚权势而辱善良，勿恃富豪而欺穷困。依本分而致谦恭，守规矩而遵法度……”

细细品味，句句皆是实理；慢慢咀嚼，字字浸入世情。倘若人人都能依照文中的规范，尊重自然，行善待人，则整个社会岂不是早就达致讲信睦邻、友善亲和、风清气正、和谐万邦的理想境界了？遐思至此，我情不自禁地放声诵读起来，引得周围的同行者，也纷纷聚拢过来，细观这碑上的文字。有人也小声念了起来：“举步常看虫蚁，禁火莫烧山林。勿登山而网禽鸟，勿临水而毒鱼虾……”随之，人群中传来啧啧赞叹之声：“这不就是倡导保护自然吗？”“是呀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，就有了这种环保意识，了不起呀！”“难怪越西这边的青山绿水保护得这么好，原来是有传统的。”……

我缓缓地向坡度渐高的山中走去，标识牌上分明指着“文昌大庙”的方向。走过了“上马石”，又走过了“下马石”，来到了新修的高大的“文昌故里”牌坊。再往上走，就是一眼望不见尽头的石阶了。当有些朋友闻知，这上面的“文昌大庙”是新修的，并非原建的古迹，遂决定放弃，不再去费力攀登了；也有同行者听说前路甚远，要攀爬数百级台阶，也望而却步了。但我决心要爬到顶端，向文昌帝君献上我的崇敬和顶礼——其实，我对文昌帝君并无任何功利性的祈求，我来拜谒这位神祇，只因他曾谆谆告诫后人：“举步常看虫蚁，禁火莫烧山林……”此时此刻，尽管我的身体很不给力，尽管我已汗流浹背、气喘吁吁，但我依旧一步步拾级而上。抬头望，云岚飘远处，渐次露出琉璃瓦的金色光影，我知道，我离“文昌大庙”已越来越近了……

□ 朱天心

台北最后两个文盲

一个文盲吧！

二

如同很多自认稍具想法不愿随俗的现代年轻父母一样，在盟盟出生之前，我们就已决定，在还能“有效管辖”她的时间内，拒绝电视、速食、过度消费等等。

由于同居的三代六口之家只有盟盟这一个小孩，可预见的，在她漫长的成长过程中，于她最亲密的伙伴，将注定是五个日益衰颓的老人家。

这些老家伙，尽管有一肚子经验与知识，但个个孤僻且待人处世之道理性过度，不知对天真不羁的赤子婴儿是福是祸。

让她拥有同年龄的人际关系……是我首次动念不排斥将来送她进幼稚园。

直到三岁多，见她虽能口吐人言，行踪却近鸟兽。

她有时决定一整天当鸟，便择家中高处飞走，要不稳稳蹲在沙发扶手上栖息，双手撇在身后是羽翼，问她话，她执意地以某种鸟鸣声“啾啾”作答，认为我们理当懂得。更多时候，她和猫狗共坐一处，称兄道弟，交换着猫言狗语，看了令人心惊。

便赶快找了一个离家只有两站的幼稚园。

送她入园的头一天，我独自在返家的路上忍不住掉泪，深深恐惧万一突有大灾祸来临，如地震甚或战争，我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越过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把她重新纳入我的翅膀下。

入园才几天，替她洗澡时，发现她胸口有酒瓶盖大小的乌青牙印，问她原因，说是被同学咬的。问她痛不痛，有没有哭，盟盟说没哭。正要夸她勇敢，她老实地继续说出真相，因为她的嘴也正咬着同学的肩膀所以没办法哭呀。

俨然是另一个小小的野兽王国。

三

春天到了，院子和阳台能开的花也都开了，盟盟便和蝴蝶蜜蜂一般辛勤工作，她

以一支小楷毛笔替花儿们传花粉，忙进忙出，白棉T恤上往往沾了黄色的花粉好难洗净。

自小，家中过多的活物，使得她十分习惯有生命的繁衍和消逝。

她追杀过善猎食的大猫，抢救下已流血致死的麻雀、蜥蜴，对之怅惘很久。她也给几只死党猫咪兄弟狗狗送过终，和外婆一同在山上为之设立树枝墓碑花朵棺材，几场豪雨下过，她仍清楚记得哪堆寻常黄土下是哪一只。

因此，我准备了很久，小孩早晚会问的生死问题，始终没有使用的机会。

她偶尔跟随外公外婆去教堂，她也听喜欢佛经的大姨讲讲佛陀故事，这一切使得持不可知论的爸爸妈妈心情矛盾，以为茫茫时空中暂时有所依托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，便放弃去影响她。

一个黄昏时分，她眼泛泪光，非常悲伤地跑来，坐在我腿上，半天不说话。

我放下书，认真地看着她的脸，等待她。

盟盟说，不要有下辈子了。

为什么？我问。

她说，万一下辈子是鳄鱼怎么办。万一，她哽咽着强调。

我忍住笑和眼泪，眯着心告诉她，只要她这辈子好好做人，上天会随她意思下辈子爱当什么就当什么。

闻言她异常绝望地摇头说，那天上也是黑黑的什么都没有。

我恍惚想起幼时也曾不能解的心事，便一字一字郑重告诉她，若她下辈子变成鳄鱼，我一定也变成母鳄鱼，若她变成桌子，我便一定变成一张妈妈桌子。

得到了我的盟誓，她擦干眼泪，放心离去。

四

盟盟出生的前一夜，大年初二，无聊朋友聚会日。

大家

一

在盟盟出生之前，台北就已刮起一阵学前幼儿识字风。领头并著书为文者，在他们夫妻的努力教导下，小小四岁孩儿能识得三千中文字方块字。

此风在盟盟出生后，愈演愈烈。初时我不以为意，毕竟襁褓期的婴儿，吃喝尿布才是最大事。

渐渐一两岁，盟盟会热心地把书们堆积木排火车时，我不免意识到书本的原始功能。

这并不难，反正全家本来就都是以读书写字为兴趣、为业的人，我只要继续保持在她面前无时无刻不在读书，不就是最好的身教了吗？

结果是，盟盟说她最讨厌书本了，因为占掉了妈妈。在她眼中，字、书本，确实是抢走了妈妈的头号仇人呢。

我的不算彻底的教子识字，就这样宣告中止了。

不愿意承认她天资不如常人，只想，确实在她的生活里，有太多太多比“字”有趣的东西了。再加上，她青梅竹马的玩伴儿阿朴，当盟盟还只认得“大、中、小、人、一”时，阿朴指着我的新书《下午茶》，扬扬念道“下午茶”。我和阿朴妈妈愈发相濡以沫地安慰彼此：盟盟阿朴，绝对不会是台北最后的两

文荟

我与文学“骑士”周涛

□ 安黎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一度沉溺于诗歌的我，在一本几乎把当年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一网打尽的《青年诗选》上，第一次看到了周涛先生的名字。也由此知道，周涛与杨牧、章德益并列，享有新疆文坛“三驾马车”之誉。

陕西和新疆，同属西部，但新疆何其遥远；周涛与我，同样投身文学，但差距岂止云泥之别。当周涛久负盛名，仿佛星辰闪耀于天际之时，灰头灰脸的我，尚且孤守夜灯，为自己文字的四处碰壁而暗自神伤。那时，我自然也不曾料到，高坐云端周涛先生，后来竟会留意到我的存在，并与我产生精神的共振。

我与周涛先生的交集，起始于一封信。那是1993年，此时的我，因在文学方面初露端倪，而被调至《美文》杂志社。某个午后，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宋达敏先生，手拎一封拆开的信件，从我办公室敞开的门外一摇一晃地走了进来，大声地嚷嚷道：快看看，大作家周涛在信中表扬你了！

说着，宋先生把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信笺递给了我。信纸总共一页半，前半部分是，周先生在向宋先生交代其他事情，而后半部分，他却笔锋一转，询问我的情

况：你们杂志社有个安黎吗？最近读到他的两篇文章，一篇是刊发于《随笔》的《文坛综合症》，另一篇是刊发于《家庭》的《妻子爱唠叨》，这么痛快淋漓的文章，多少年里都未曾读到过……宋先生早年在新疆从事文化工作，和周涛先生颇为熟悉。他把信件留给我之后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好好写，有机会了我引荐你和周涛老师认识。

没过几日，我就接到一封信函，用手一摸，就断定信皮里面包着一本书。信封的右下角，标注着发信地址和发信人：新疆军区创作研究室周涛。把信拆开，果然是周涛先生的名作《放牧天山》。打开书，只见扉页上，有周涛先生用手竖写的题签：从两篇文章里认识了安黎，太精彩！书赠安黎留念。周涛，某年某月某日。再继续翻书，翻出两页纸的手写信函，字缝间充盈着一股豪放之气。

出于礼貌，我给周先生回了一封信，感谢他能破解我的心迹，体察我的心伤。周先生笔下风雷激荡，生机盎然，在做人上，更是爱憎分明，光明磊落。一个山西的游子，在新疆生活久了，便也就新疆化了，像新疆的地域一样辽阔，像新疆的天

空一样高远，像新疆的山脉一样坚硬，像新疆的雪水一样柔情，像新疆的胡杨林一样顽强。

后来，周先生还给我邮来了他的墨宝。他的书法，字体恣肆，不拘章法，但气韵不俗，极富文化的内蕴和骨力。数年后，我因公赴疆，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周先生。周先生豪迈而又不失风趣的性格，显露于他的言谈举止当中。在一个度假村里，于暮色的篝火旁，他坐在一把木椅上，该笑时放声地笑，该骂时大声地骂，像是一个率真的老顽童，乐悠悠地享受着帮一帮友人的任意戏谑。年过六旬的周先生，声音尽管有点儿沙哑，但丝毫都不影响他表情的意气飞扬和声调的铿锵有力。有文友调侃他是在装耳聋，说但凡给他说他正经事，他皆充耳不闻，但只要有人“诋毁”他，哪怕声音再低，他的耳朵都会立刻变为一台灵敏的雷达，将其捕获。为验证真伪，文友还特意当场进行了测试，果然得到他的反击。但反击过后，却是一阵开怀大笑。

几年之后，周先生因给央视写电视片的解说词，又一次光临西安。某个中午，他被簇拥着来到杂志社。他的到来，我起

先是不知情的，但很快就有人来敲我的房门，说周涛老师来了。我疾步走向他暂坐的房门，握手并寒暄过后，他提议去我的办公室小坐。跨入我的办公室，他俯下身，看我铺展在桌上尚且来不及收拾的手稿，随口抛出了一句惊叹：呀，一笔好字！

我原以为他的这句话是赠给我的一顶高帽子。新疆的多位文友，在和我开玩笑时，都会戏言“一笔好字”云云。当然，也有对我字的真实状况有所了解的文友，为周先生打圆场，说周先生之所以误认为我是“一笔好字”，纯粹源于他的视力不佳。

周先生和我至今都未加微信，但若有微友转发我的文章，一旦被 he 读到，他时常会以留言的方式，对我的文字予以肯定。当微友转来他留言的截图时，我自然是无比地感怀。

人和人的关系很是奇怪，有的人，你和他相处了一辈子，却仿佛彼此间始终隔着一道墙，你看得到我，我看得见你，却始终无法心灵共通；但和有的人，不曾相见，或极少相聚，像我与周先生，心灵的河流却相互融汇，你所得到我的心跳，我摸得透你精神的方向。

□ 魏世忠

又到肥桃飘香时

流长的肥桃文化。肥桃文化涵盖了爱情、福寿、平安、忠义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，这种文化内蕴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更是对美好社会的向往，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在中国古人那里叫“大同社会”，在肥城这块鲁中宝地叫“世上桃园”。其实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“桃花源”，作为永续希望的一种方式，从来就没有泯灭过。

说到桃花源，必然联想到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，作者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，把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，通过对桃花源安乐祥和、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，表达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对当时现实生活的不满。“自从陶公寻源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。”

《桃花源记》生成了中国人的“桃花源情结”。之后，在现实生活中重建桃花源，是一代代文人雅士不竭的梦想和怀乡冲动，也是许多诗人文士精神上的归宿。在当代中国，关于桃花源原型的说法多达几十种，以桃花源命名的地区也有十几处。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”桃花源既不能完全归于梦境，也无法安放于现实，只能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心中的理想和生活的动因。虽然《桃花源记》开篇就史书般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——晋太元中，但仍改变不了它是一个文学故事的事实。

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看似神奇、实则日常，就像时下的一个交通闭塞而又生活富足的美丽山村，说起来让人有些心酸。

而肥城，古称肥子国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。西汉初设置肥城县，两千多年来，肥城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文化和丰富的物产。进入新时代后，“美好肥城”成为肥城人民新的奋斗目标，“美”可理解为“生态环境美”，“好”可理解为“市民心灵好”，“肥”取自然，“城”以盛民，“美好肥城”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。

如今又到肥桃飘香时，十万亩肥桃远销海内外，肥桃既有经济价值又有文化价值，既是肥城桃农富民增收的产业，更是肥城人民与各地人民互动交流、增进友谊的纽带。新时代赋予肥城桃文化新的内涵，实号“肥城”，人曰美好。

后窗

每年初秋，是肥城桃大量上市的季节。肥城桃，又名“佛桃”“大桃”，因产于肥城而得名，简称“肥桃”。其果实硕大，外形美观，香气馥郁，营养丰富，被誉为“群桃之冠”，民间有“天上蟠桃，人间肥桃”之俗语，官方有“桃产肥城最佳”“他境莫能及”之认定。

中国是桃子的原产地，肥城桃的栽培历史悠久，明朝开始成为皇室贡品，肥城因此而成为驰名中外的“中国佛桃之乡”。肥城又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，是史圣左丘明故里，孔子高徒有若、冉耕桑梓，商圣范蠡隐居经商之地，学者唐仲雍、唐鉴父子久居之所，素有“君子之邑”之美誉。悠久的肥桃栽培历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催生了源远流